

古人常以自然物象比拟人间的操行。夫子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妇孺所能知。后人增梅、竹为“岁寒三友”,画师乐于雪境而为之图。至于陶渊明赏菊,周敦颐爱莲,各成一段佳话。

未尝没有人讥嘲文人喜为比附。但天地万物有相通之理,总是不错吧,所以庄子于濠上知鱼之乐,不以“子非鱼”为嫌。大珠慧海禅师言“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意思在自然草木中也可以体悟佛法智慧,令人诵其言而生欢喜。

上善园多植草木,园

枯橘小记

骆玉明

主李国斌先生尽心培育,几于一枝一叶,无不用情。有时看见他粗服草帽,在烈日下或细雨中梳理花木,好像全然不记得人世纷扰。不过,他也乐于分享,苔草绿了,枫叶红了,他都会情不自禁地跟朋友说。国斌平常是个冷静的人,就是说起花草之美,往往眉飞色舞。谁说草木无情呢?

但也不是用心了一切都会好。有一棵橘树,终究枯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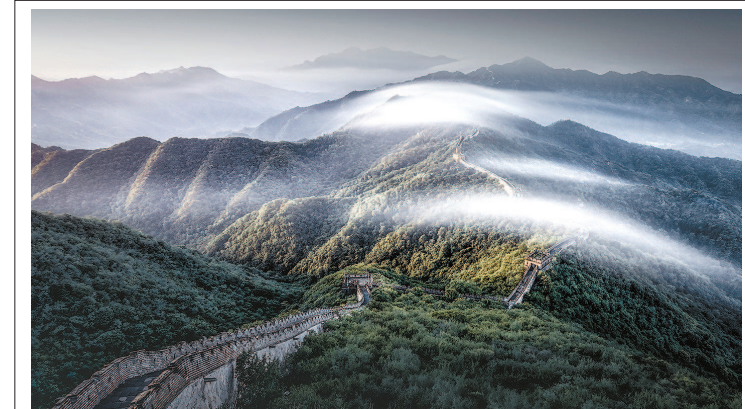
一到新年就开始琢磨这一年要干些什么活儿,虽然常想着想着就觉得眼前一黑,但换个思路,似乎又颇有些绵延不息的吉祥意味。

今年是《小满集》的十周年,这本薄册子居然也十年了。做一份公交企业内刊的念头并非起源于什么雄心,只是觉得每次在职工座谈会上聊得特别有趣的话题,到了执行上总差好多层意思。但反差不正是写文章的好视角吗?就像公交驾驶员,明明每天身边都是热腾腾鲜活的人群,但却需要尽量心无旁骛专注于冰冷的红绿灯与车道,他们在听吗?他们会想什么?我以为我好奇的,总有人也好奇,比如他们自己。

对《小满集》的评价,最常用的是:文艺。但我们心里很清楚,这份文艺多少有些刻意。实在是因为公交的日常过于刻板,驾驶员的每一个动作几乎都有标准。规范化的管理要求当然能最大程度保证安全,但实事求是地讲,这样的工作不养人。我们盼着《小满集》是一个能让人边琢磨边权衡边取舍打着打磨活计的空间,文字不需要齐整和严丝合缝,只需要足够真诚。十年里我们改版了两次。第一次是因为写小说连载的傢伙跳槽了,而他的穿越小说我们实在力有不逮,于是改成了口述历史。第二次则是因为写美食美妆的都转行去写调研报告,他们说老写吃喝喝没什么意思,要去啃点硬货,所以我们找了别人来顶班。

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年的《小满集》,光看作者就是一条挺有意思的线索,有人退出,有人接续,有人转型,也有人加入。特别让我得意的是“自来水”稿源,它们的作者有些是公交二代,有些是公交乘客,还有些不坐公交但就是因为看了我们的话剧,或是成了“书香巴士”志愿者而路转粉。这么一想,我们的文艺倒还算自然,公交在串起街巷,《小满集》在连接个人。而公交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我们不会走着走着就忘了为什么出发,因为公交车总要回到起点。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在等着听讲座,老师堵车迟到了。院子里有一棵橘子树,明晃晃地结满了橘子,阳光里看着是喜人的金黄色,我隔着玻璃看着它。橘子树无论栽在哪里都会想要结橘子,那今年我们到底要不要出一本文集呢?名字倒是想了一个,叫《小满明记》。有多少人会在乎一个公交企业的内刊呢?我们不晓得。但我们在乎每一个曾经同行的人。



这张照片拍摄于北京慕田峪长城。慕田峪长城位于怀柔区境内,距北京城区73公里。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中外享有“万里长城,慕田峪独秀”的美誉。长城全长5400米,是中国最长的长城。

这张照片拍摄于日出时段,拍摄机位位于慕田峪长城的制高点20号

飞龙乘云

申然 文并摄

的汗水没有白费,拍摄的时候长城东侧被阳光照亮,并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日出云海。山间的流云,让长城宛若一条欲乘云飞天的巨龙,气势磅礴,独具美感。因此我将这张照片命名为《飞龙乘云》。

这棵橘树种在一个名为“密利多”的草庵茶室的外侧。茶室是朴素而精巧的,橘树也不高大,从根部不到一米处分南北两枝,成“丫”字形狗熊远扬,姿态苍劲而优雅,与草庵相得益彰。

可惜这棵橘树移植过来以后就没长好,南北两大主枝都渐渐枯槁,仅仅在南枝分出的一根小枝上,依然生长着一丛翠叶,摇曳着橘叶特有的光泽。并且——它还结出了一颗果实。整棵橘树,仅有一小丛树叶,掩护着一颗橘实,渐渐长大,渐渐地,由绿转黄,闪烁生光。

那是前年,2023年的事情,我常去上善园做客。上善园同时也是安福利生基金会的驻地,温州名刹安福寺达照法师主持安基金,也常到这里来。秋末橘子成熟的时候,我和国斌、达照法师一起来到树下,由法师摘下了这颗果实。而后,我们一群人分享了它。

这不是一个仪式,它只是生活中的趣事吧。但戏笑之中却有一层不愿意夸张的庄重,那就是敬重生命,尤其是敬重生命中一切克服艰难的完成。是的,橘子的味道说不上特别好,但也是清冽甘甜的。总可以说,它做成了自己。

于是又到了来年,经春复夏,万物生荣。那棵橘树,主枝依然未能复活,但仅存的分枝,却快乐地繁荣起来。虽然只是小枝,它开满枝的花,结满枝的果。那十来个果子碧绿碧绿的,生机勃勃。你可以想象尚未康复的老根,是如何尽力地养育它们。

国斌事多,上善园的日常,由一个文雅女子刘娜打理。她打电话说起那棵橘树,欢喜的声情就像说一个好朋友生了许多孩子。

我也欢喜。我爱橘,是因为年轻的时候爱读屈

原的《橘颂》。它被屈原赞为“后皇嘉树”——天地之间的美树,说它“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剌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橘是高贵、坚毅和富于文采的。那就是屈原的自况。我虽生于贫寒,不敢高自譬喻,但“心向往之”,却还是有的。

然而,待到刘娜再打电话来,橘树已经被毁灭了。2024年的夏天,上海遭遇一场台风的袭击,其暴烈程度,超过上海气象的历史纪录。台风过后大街上满地断柯,不少树木被连根拔起。上善园那棵橘树尚在半残之中,无法抵御如此横暴的打击。说起来,这都是大自然的变化。“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夸张其辞未免为幼稚。但想起我们品尝过那颗橘子,总未免有些怅然。

由此想起苏东坡说过树的枯荣。

公元1100年秋,还在用哲宗元符年号,但徽宗已继位半年多了。东坡在海南儋州流放地遇赦放回,途经东莞资福堂,看到一株重生的枯柏,联想自己坎坷的人生,写下《东莞资福堂老柏再生赞》。诗中道:“此柏无我,谁为枯荣?”我未见它之时,它自枯自荣,与人无涉。但此中道理,颇可寻思:“方其枯时,不枯者存。一枯一荣,皆方便门。”当柏树枯时,不枯的生机仍在。所以枯荣之变,包含佛法的开示。

你要是对上面所说的年份敏感,立刻会想到苏东坡歿于次年北归途中。大江依然东去,他已经无力歌唱。

但仍然是“方其枯时,不枯者存”。这就是我们今天还在说屈原说苏东坡的道理。

那一年冬天,我踏上俄罗斯这片广袤土地。一行人预备从西伯利亚、圣彼得堡、莫斯科再辗转遥远边疆的堪察加。到达的那天晚上,一群人在西伯利亚的农舍吃了一顿简陋的晚餐。西伯利亚人夜很早,在农舍可以看到广袤的天空与璀璨的星星,大家都不舍得睡觉,但室外极寒,一吸一呼间都弥漫着白森森的雾气。室内的极度温暖也真是令人眷恋,大家随意聊着天,仿佛外部是无垠宇宙,时间无限停滞,而室内的热闹也似乎可以永远停留在我们身边,这种温情令人着迷。

第二天,领队小段说今日要启程奥尔洪岛,为了抵达这个岛屿,我们必须穿越零下40摄氏度寒冷的贝加尔湖的冰面。“怎么穿越呢?我们走过去吗?”同行者的问题让大家哄笑作一团。“也许我们可以溜冰过去。”小段开玩笑道。直到起始点,悬着的心才落定。一艘可以荷载20多人的气垫船往返于冰面之上,虽然班次稀少,但总是好过大家在这苦寒之地穿越这一片望不到头的不知何时崩裂的冰面。一群游客显然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好几拨素不相识的人,三三两两地缩着头等待气垫船的到来。

上一只气垫船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刻刚开走。这只形态奇特的船,上半部长得像一只潜水艇,底部因充了气而鼓鼓囊囊,靠着船体自身的动力,在冰面上畅通无阻快速滑行。而到了西伯利亚的春天,冰面逐渐解冻的时候,这只气垫船自动化身水上船只,气垫漂浮在水上,又是个自如的水上运载工具了。在严寒中等了仿佛半个世纪后,我

前些天,在长沙市望城区做客。当日晚餐,茶饭滋润,又小酌几杯老酒,颇有些惬意。友人黄君,提议在城东散步。

月朗风清,天地祥静。万物安谧,宛若月宫。朦胧之中,只见前方一汪莹莹的月亮,仿佛一颗硕大无朋的夜明珠。

黄君告诉我,过去此地远离城市,是一片荒野的湖塘,茅草丛生。茅草蓬乱且尖直,像斑马的鬃毛,当地人俗称之斑马湖。后来,城市逐渐蔓延,周边建起若干小区。于是,政府加以打造,在湖边修筑绿道、遍植嘉木、装设彩灯,这里便成为市民休闲的中心。至于名称,虽然欠雅,但人们早已习惯,反而感觉更加亲近。

此时的斑马湖,正在欢闹起来。灯光和音乐,是这里的主人。晚风呢,仿佛是主人的小女儿,活泼且调皮,伸出软糯的小手,抚摸着我的面颊。

于是,我们牵着晚风,披着灯光,踩着音乐,在湖边缓缓地绕行。几个青年男子,围坐在草地上野餐。他们一边饮酒,一边讲着趣事,不时地哈哈大笑。

忽然,对面跑来一个中年男人,穿着遍布花纹的紧身运动衣,极像一匹健壮的斑马。斑马上汗涔涔,停下来,与黄君说话。

斑马走后,黄君告诉我,此人是他同学,离婚了,曾经痛苦得寻死觅活,最近在湖边跑步时邂逅一个漂亮富姐,正在甜蜜热恋中。

一路走来,总有人与黄君打招呼。一个年轻姑娘,还强塞给他一串冰糖葫芦。

哦,小城不大,似乎都是老朋友,都是旧相识。

热闹之处,必有市场。果然,前面就是一个夜市。

女人们,永远是夜市的主角。一个个粉面桃李,风摆杨柳,美颜如花,巧笑似蜜。一个个杂货摊点,各自敞开着,花花绿绿,红红紫紫,鲜鲜艳艳,仿佛扒开了胸膛,掏心掏肺般地真诚。更多的是小吃,口味虾、糖油粑粑、刮凉粉、烤焙子、荷香鸡、螺蛳粉等等,各种美味倾巢而出,五彩缤纷,袅袅娜娜,飘飘忽忽,在空中嬉戏着,呢喃着,向你眨眼,向你飞吻。

浑浑然中,人类的各种欲望被悄悄激活,蠢蠢欲动。

黄君与我,都已中年,对这些不再感兴趣,只是旁观,并不出手。而那些青春

和青涩女孩们,则蜂拥而上,围观,赞叹,抚摸,品尝,购买。她们啊,从来都是推动经济运转的主力军。

走了一圈儿,迎面又碰到那个中年男人。他兴冲冲地拉住黄君,交头接耳起来。黄君呢,顺手把那一串冰糖葫芦转赠给了他。

三分钟后,“斑马”一边嚼着冰糖葫芦,一边跑远了。黄君告诉我,男人刚才发出邀请,让他帮助筹备婚礼,并担当主持人。

那一群野餐的青年人,还在畅饮,还在谈论,还在哈哈大笑。他们确乎有喝不完的酒,说不完的话,干不完的事,做不完的局面。他们啊,永远都是推动社会运转的生力军。

看着这欢活的一切,我幡然感觉,整个斑马湖,就像一匹斑马,率领着周边的

风在跑,歌在跑,灯在跑,光在跑。

哦,这宇宙间,什么不在跑呢,人与车赛跑,乡村与乡村赛跑,城市与城市赛跑,国家与国家赛跑,海洋随着月亮跑,月亮跟着地球跑,地球围着太阳跑。太阳呢,虽名为恒星,却也在乖乖地绕着银河系跑。

只有眼前的树没有跑,定定地站着。树叶们扇动着,像蝴蝶的翅膀,似乎在舞蹈,伴随着渺渺的歌声。

歌声来自哪里呢。当然是斑马湖。

是的,整个丰盈的湖面,宛若一瓣饱满且富有弹性的嘴唇,一张一翕,在低低吟唱,而天空、树木、明月、人群等等,都是合唱团和舞蹈团成员。

载歌载舞,便是此时的小城。

这时候,再看这一切,想自己是一粒多么幸运的种子啊。在天地间自由地生长、呼吸。与风是朋友,与云是朋友,与水是朋友,与朋友是朋友。

想到这里,看着朋友,看着朋友的朋友,感觉自己的朋友遍天下,自己的幸福无限大。恍然间,我又惊奇地发现,此时的斑马湖,更像一颗明亮的大眼睛。的确,湖面是瞳仁,周边密密麻麻的茅草和树木呢,就是睫毛。风吹来,睫毛们忽闪忽闪,频频放电。

这明亮的眼睛,看着日月,看着我,形成了一对绝妙的凝视。相看两不厌。豁然想起,小城的名字,原本就是望城!

斑马湖

李春雷

斑马湖,正在欢闹起来。灯光和音乐,是这里的主人。晚风呢,仿佛是主人的小女儿,活泼且调皮,伸出软糯的小手,抚摸着我的面颊。于是,我们牵着晚风,披着灯光,踩着音乐,在湖边缓缓地绕行。几个青年男子,围坐在草地上野餐。他们一边饮酒,一边讲着趣事,不时地哈哈大笑。

在西伯利亚等一艘船

施丹妮

邵哥好不容易点着了一支烟,抽了一口,“我看我们这个样子是永远都上不了这艘船了。”“那不如走过去吧!”小段又以戏谑口气说道。众人一惊。不知谁起的头走上冰面,一群人每个人都背着行李开始往前走,远处的气垫船已然在视线中缩成一个小黑点。渐渐地,一整块冰面都只剩我们几个在这块看不见尽头的平地上往前。冰面太滑,自重又太重,每一步都举步维艰。而我又充满着早些年看完《白日梦想家》的梦幻感——前一天还在办公室对着电脑打字,隔天就被抛到这苍茫大地上来,强烈的荒诞。

因为寒冷,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这么长。我体力不支,掉了在队伍的最后。而前行在队伍最前方的人也逐渐放缓了速度。甚至有人提议,不如折返去起点,继续等船。是选择一艘不知何时来的船,还是前方不知何时到达的目的地,一行人开始犹豫,脚步却依然没有停下。在最艰难的自然条件下,往前成了身体的本能。我们不再等待一艘船。在北半球最寒冷的地带,冰面构成的地平线上,继续向前。



那一群野餐的青年人,还在畅饮,还在谈论,还在哈哈大笑。他们确乎有喝不完的酒,说不完的话,干不完的事,做不完的局面。他们啊,永远都是推动社会运转的生力军。

看着这欢活的一切,我幡然感觉,整个斑马湖,就像一匹斑马,率领着周边的

风在跑,歌在跑,灯在跑,光在跑。

哦,这宇宙间,什么不在跑呢,人与车赛跑,乡村与乡村赛跑,城市与城市赛跑,国家与国家赛跑,海洋随着月亮跑,月亮跟着地球跑,地球围着太阳跑。太阳呢,虽名为恒星,却也在乖乖地绕着银河系跑。

只有眼前的树没有跑,定定地站着。树叶们扇动着,像蝴蝶的翅膀,似乎在舞蹈,伴随着渺渺的歌声。

歌声来自哪里呢。当然是斑马湖。

是的,整个丰盈的湖面,宛若一瓣饱满且富有弹性的嘴唇,一张一翕,在低低吟唱,而天空、树木、明月、人群等等,都是合唱团和舞蹈团成员。

载歌载舞,便是此时的小城。

这时候,再看这一切,想自己是一粒多么幸运的种子啊。在天地间自由地生长、呼吸。与风是朋友,与云是朋友,与水是朋友,与朋友是朋友。

想到这里,看着朋友,看着朋友的朋友,感觉自己的朋友遍天下,自己的幸福无限大。恍然间,我又惊奇地发现,此时的斑马湖,更像一颗明亮的大眼睛。的确,湖面是瞳仁,周边密密麻麻的茅草和树木呢,就是睫毛。风吹来,睫毛们忽闪忽闪,频频放电。

这明亮的眼睛,看着日月,看着我,形成了一对绝妙的凝视。相看两不厌。豁然想起,小城的名字,原本就是望城!

那年的一个清晨

方英文

长辫子的大姑娘清早起来河边担水舀满两桶水然后蹲下洗脸看着水里影子想骂人骂那尚不知名的臭小子将来娶走这么俊俏的人儿

对岸的石头上坐着一只花猫受了大辫子洗脸传染也开始洗脸花猫洗脸不用河水而是伸出舌头先舔爪子舔湿爪子再洗脸

老辈人说猫洗脸洗到耳朵后是要来贵客的预兆花猫洗脸洗过了两只耳朵大姑娘立马担起水忽闪忽闪地回家泼洒庭院打扫干净没准那臭小子要来



七夕会

摄影